



边看边聊

那天是青年教师首场论坛的日子。礼堂里座无虚席,除了本校教职员工,还有联盟学校的同仁。第一排,是应邀而来的区域内本学科的专家、教研员。

在主持人热情而简短的开场白后,两三位年轻人箭步上台,侃侃而谈,激扬文字,指点江山。随后的专家点评,也可谓深入浅出,妙语连珠。场上气氛既紧张又活泼。

随着第二波年轻人上台,大屏幕上打上了三位点评专家的姓名。瞬间我像被电击了一般,我们学科点评专家的名字打成了同音的“范进”。我坚信这不是哪个捉狭鬼的恶作剧,都怪智能的高频词库——范进中举。大概老师们都被这个该死的失误惊呆了,底下鸦雀无声。青年教师故作镇静地演讲。受邀专家在众目睽睽下款款上台。她毫无温色,兴高采烈地说,我跟某某青年教师不熟,也未曾谋面,但我相信,我们一定记住了彼此,因为我的名字

被写成了一个“名人”的名字……我们都舒了口气,而那青年教师趁机上台落落大方地把专家的名字改了过来。一场尴尬,在谈笑风生中化解了。

我不禁浮想联翩。

我想到了启功先生。一次,他外出讲学,听到会议主持人常说的“现在请启老作指示”,他接下去的话便是:“指示不敢当。本人是满族,祖先活动在东北,属少数民族,历史上通称‘胡人’。因此在下所讲,全是不折不扣的‘胡言’……”

西泠印社在赵老逝世后,启功先生担任社长。某年印社举行例会,与会与中国书协某位领导共同与会。会上先生发言,自然屡屡提及“西泠(líng)”如何如何,不料那位书协领导却在一旁好心地为先生“纠错”,小声说道:“是‘西冷(lěng)’呀。”殊不知是自己文化不够出糗了。启功听后应声

道:“你冷,我不冷。”

口者,心之门户也,学识、智谋、品性、胸襟等皆从之出。启功先生风趣幽默的语言,传递了怎样的谦逊平易又不圆滑世故的风骨。

我又想到了朋友Z,他是某单位的高管,几年前,履职初,战兢兢,如履薄冰,新官上任三把火,成功开启了风风雨雨的行政生涯。最近,祸起萧墙,矛盾重重,想突围,又恐投鼠忌器,焦头烂额。几位兄弟小聚,喝茶聊天,他要么自怨自艾,要么口吐粗语。临别,C兄告诫,我们都懂你的苦,但请管住嘴,说不定哪句脱口而出的话,引爆你的人生。C兄还引出了撒切尔夫人的名言——请注意你的思想,因为它将变成言辞;请注意你的言辞,因为它将变成行动;请注意你的行动,因为它将变成习惯;请注意你的习惯,因为它将变成性格;请注意你的性格,因为它将决定你的命运。

我不由自主地想到教师这个“靠嘴吃饭”的行业。“好言一句三冬暖,恶语伤人六月寒”,对于孩子们的褒贬,是炭火,还是利剑,真的需要拿捏分寸的。

而分寸又基于不同的对象。子路曾请教孔子:“先生,如果我听到一种正确的主张,可以立刻去做吗?”

孔子说:“总要问一下父亲和兄长吧,怎么能听到就去呢?”

再有问:“先生,我要是听到正确的主张,应该立刻去做吗?”

孔子回答:“对,应该立刻实行。”孔子为什么“出尔反尔”呢?他说:“冉有性格谦逊,办事犹豫不决,所以我鼓励他临事果断。但子路逞强好胜,办事不周全,所以我就劝他遇事多听取别人意见,三思而行。”

对谁说什么,怎样说,孔夫子早给我们做了垂范。

其实语言的修炼,乃是人格的修炼。

怎样说话,怎样为师,我们永远在路上。

最近,一位朋友谈起疫情期间他和夫人都是居家办公——夫人在书房上班,他自己在图书馆写东西。家里开图书馆?其实,我去过这位朋友的家,他说的图书馆,其实指的是他家餐厅的一面墙,他请人设计了一个大书架,从地面一直延伸到天花板,摆满了中外书籍,为了便于拿书看,他还专门定制了一个可以伸缩、滚动的梯子。

他家餐厅的使用频率并不高,我的朋友在书架旁边放置了椅子、小木桌,写东西,办公就在那里,书架的另一头还有一张软椅,坐在那里翻阅杂志、看报纸或者稍作闭目养神,真的是再舒服不过了。

可能有人质疑,房价高、电子书籍又是这么普及,储存几千本书只需要几个芯片,何不让这块地方改作他用呢?

我的朋友显然不是如此考虑的,他说:在疫情最吃紧的时候,大家被要求居家隔离,他坐在图书馆,严酷的现实仿佛不再存在了,指尖翻开书页,静静地享受阅读的乐趣。

当今,人们的居住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善,居室内需要有一个地方让人们安静下来,工作、休息,抑或干脆就是沉思冥想。这个地方可以是书房,也可以不是一个房间,而是客厅的一隅,或者有一个隔断和客厅分开,隔断里面用深色的木板装饰,再放上软椅,配置一个可以调整角度、方向的阅读灯。

注意,有一样东西不能少,那就是书。我的那位朋友讲述了读纸质书是怎样使他陶醉、心旷神怡的。而以我之见,只有当你面对极其多的书,

### 书房、图书馆和一千本书

拜仁

## 语言的修炼

陈美

学校放春假了。美国人喜欢把这类学期中间的假期称为“break”,即“中断”。历史学家孙隆基先生曾把美国人“高热量”的饮食文化比作给机器添燃料,我也总是以此来想象美国人的假日文化,平日机器都按同一种模式高速运转,为了避免“烧坏”(burnout),需要一个果决的“中断”来迫使机器暂停。美国同学似乎总是早就做好春假的准备,他们会携伴侣或家人登机,去往远方。这种“中断”不仅是工作模式的间隔,也是地理空间的决裂。

美国文化似乎特别欣赏这种“拼命工作拼命玩”(work hard play hard)的态度,一到周末要开通宵派对,一到假期要全世界奔跑。倘若不这么做,你多半会被视作闲聊时连谈资都贡献不了的书呆子。如今,因为社交网络的流行,这种度假模式风靡全球,到了假日倘若不能发一张自己在伦敦喂鸽子的照片,就仿佛默认了自己的失败。

刚出国时,因为艾奥瓦小镇的无聊,我也一到假期就迫不及待地出去玩:去华盛顿博物馆,去芝加哥看美术展。反而是今年春假,反而因疫情憋了两年的美国人都等不及挤上飞机时,我全无凑热闹的兴致。

英语中还有两个常见的名词用来表达“假日”:holiday和vacation。前者的词根是“神圣日”,一般专指圣诞节和新年;后者已被旅游产业滥用,该词配上一艘游轮或是一间温泉酒店,宛若如今度假的标准模式,但vacation的词根其实是“清空”(vacate)。从这个意义上说,现代人临放假还要大费周章地搜寻打折机票和酒店,而后制定满满当当的行程,一个接一个打劫,早已背离了假日的本质。

我想起念书的时候,最开心的莫过于学校提前放学,其实我哪儿也不想去,只想回到家坐在窗边,展开一本想读已

## 理想的假日

钱佳楠

久的闲书。此书必须跟课业毫无关系,而且我也无须读完,很多时候,这本书就是我发呆的一个幌子。或是日落时分对面某扇打开的窗折射出一道亮光,或是鸟儿来到了我家的晾衣架上叽叽喳喳,我的精神“开了小差”,时间就这么一晃而过,但因为本就是假日,我也无所谓。

现代汉语中的“假日”一词很可能是日语借词。虽然屈原的《离骚》中就有“聊假日以偷乐”,但此句中的“假日”不是名词,而是“借大好时光”的意思。冥冥之中,小时候的我对假期的理解似乎一直都是“浮生偷闲”,既然是“偷来的”,就应该虚度,应该荒废。“偷得浮生半日闲”出自唐代李涉的绝句《题鹤林寺僧舍》,李在诗中的感悟是:功名征途上的忙忙碌碌终究是一场空,只有那难得的“半日闲”才真正属于自己。

是从什么时候开始,我的假期变了质?要么要求自己加班加点,保持竞争优势?要么迫使自己通过旅行增长见识,所以有了必须造访的地点?就连把照片分享到社交网络都带着潜在的目的,为了证明自己不是书呆子?为了引起艳羡?还是为了猎取点击和关注?不知不觉,我终日处于一种必须完成什么的焦虑中,假日不仅不例外,更是把我彻底置于焦虑中。

就在大多数美国人都飞往他处之时,春假的校园忽而空旷幽静。平日图书馆外的露天沙发一早就被人占据,而今全是虚位以待。和儿时一样,我带上闲书,挑一个对着喷泉的遮阳伞位,读书是假,发呆是真。脸蛋像小丑的海鸥来池塘戏水,麻雀三三两两地跳到我脚边觅食,我看着它们,沐浴着春季的阳光和微风,什么事情都没做,也没什么值得拍照纪念,但傍晚回家的时候,反而觉得这才是我近些年来最开心的日子。



疫情之下,人们出门无不戴着口罩。商家洞悉了这一心理,前赴后继地在口罩设计中加入了时尚元素,推出了一款款时尚口罩,力求使用者脱颖而出,引起他人关注。

时尚口罩为什么会走红?爱美之心,人皆有之,时尚界又永远在引领潮流,近两年的时装周上,口罩已被当作服饰设计的一部分,配套出现在模特的造型中。之后的第62届格莱美颁奖礼上,横扫5项大奖的Billie Eilish穿着网纱套装,并搭配了同套系的网纱口罩,一时吸睛无数。普通人见状,也不甘平庸,直接把传统口罩换成了时尚款。时尚口罩在保护自身安全的同时,也能显示使用者的个性和品味。

## 戴一个时尚口罩

刘云

点缀着几朵小梅花的薄纱口罩与中式装扮宛若天成。我承认我心动了,下一秒就点开淘宝搜索“时尚口罩”。雪纺的、蚕丝的、真丝的、蕾丝的、网纱的、镶珠钻的、刺绣的、镂空的、印花的、渐变色的、彩色编织的、主题系列的、3D立体Kitty猫的……满屏花花绿绿的口罩目不暇接,其中还有知名的服装大品牌。不愧是时尚口罩,每款都那么好看,但是,不存在选择困难,口罩得长期使用,索性把喜欢的时尚口罩全部买下,然后再戴出来一个个展示。

有意或无意不重要,偶然或必然也不重要。每一天,怀抱对生活的热爱,把日子过得热气腾腾,大可不必有钱有闲的时候作精致的搞什么仪式感,戴一个时尚口罩就可以啦。

## 努力,一起向未来

秦来来

1949年,沪剧表演艺术家顾月珍创建了努力沪剧团,提出了“努力”的目标:跟着共产党,创排好剧目,争取到北京向毛主席汇报。

1979年,努力沪剧团更名为长宁沪剧团。当年12月,只有19岁的陈霆萍,在剧团复演的《秋海棠》中,以梅宝一角,赢得老牌的认可和观众的赞赏。此后,年仅23岁的陈霆萍,在大众剧场复排、主演顾月珍的代表剧目《八年离乱》。足足一百多天,大众剧场门口观众踊跃,争相一睹陈霆萍是如何演绎顾月珍先生的代表作。一曲顾派代表作“请侬(你们)勿要侮辱我”,一段“三角板”一气呵成,观众大呼过瘾。同时,在编剧、作曲的帮助下,新写了“未开言双泪流”的唱段,“一朝泪洒新婚别,两地相思岁月稠……九死一生盼重逢,十年夫妻永白

首。”大胆地运用了“五音连弹”的唱腔,如泣如诉、委婉浓郁,极具感染力,彰显了她日后成为长宁沪剧团的台柱子、掌门人的潜力。

长宁沪剧团建团以来,尤其是2006年陈霆萍出任团长、2012年剧团成为国家全额拨款单位后,陈霆萍带领“长宁人”,继承发扬与时代同行、为人民歌唱的初心。

早在1995年,陈霆萍主演的优秀现代沪剧《母亲的情怀》赴京参加全国戏曲现代戏交流演出活动,获国家文化部颁发的这次演出活动的“优秀表演奖”,又获得上海“白玉兰戏剧表演主角奖”,实现了顾月珍先生“剧团去北京演出”的夙愿。

2006年,陈霆萍主演的沪剧优秀保留剧目《雷雨》走出国门,第一次把一台完整的沪剧大戏带到欧洲。“沪剧演出的节奏比较慢,加上是上海方言,外国的观众能接受吗?”陈霆萍自己也是压力山大。但演完之后,从观众的反响和掌声中,她看到了默契:“演出结束后观众起立鼓掌一刻多钟。”

2007年,经上海市人民政府批准并公布,“沪剧陈(霆萍)派艺术”,与顾月珍先生的“顾派”艺术,被正式列入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。她是首位1949年以后出生的被确立创造“流派”的沪剧艺术家。陈霆萍没有停止“努力”,带领全团接连推出一出出新戏、好戏。

汶川地震发生后不到两个月,他们马上创作排演了《废墟上的爱》,以



四季如意 王文明作

而且是整齐地陈列的状况下,奇迹般的感觉才会悄然而来——整堵墙都是书,直达天花板,它们散发着年代的感觉,驱逐了孤独,滋养着人们的悟性,使人忘却烦恼、不快,进入了一种不咄咄逼人,而是求知若渴的意境。

要构筑蔚为壮观的“书墙”,需要多少本书呢?至少一千本——对于文化人,或是有文化传统的家庭来说,这并不是一个难以达到的数字。五百本可以吗?我觉得也行,可能这是图书馆最低的门槛吧。但这个数也是可以商榷的——每个人都肯定有不少零零碎碎的书本,当这些书本增加到一定的数量时,图书馆就开始形成了。

室内装潢的设计师们越来越重视图书馆的设计,一套有品位的公寓,不能没有图书馆。文章开头提到的那位朋友,他的“书墙”是他整套房子的亮点,赋予居室一种亲切感。每次去他家玩,他总是请我在图书馆就座,边聊天边看着书架上的书,看着书的作者、版本,书的硬皮封套,慢慢地品味沉淀在这里面的人文气息。

所学校为切入点,描绘了几个家庭在震灾中生离死别的遭遇,讲述了由陈霆萍扮演的教师(还有公安干警)奋不顾身挽救学生与同胞生命的感人故事。陈霆萍打破了自己委婉、优美的唱腔特点,根据当时特定环境中的人物来设计唱腔:陈霆萍饰演的老师跑去学校时,她没看到一个学生,只看到一个书包,散落在废墟上,那时的一段“惊见书包”,唱得简直可以用“声嘶力竭、痛彻心扉”来形容,“这个唱腔,我是有点打破的,既没唱石派也没唱丁派,在我抱起孩子尸体时,我用了杨(飞飞)老师的杨派。在这戏里我大量用了沪剧里不常用的,4(发),升4(发),半音。”

2015年,经过改编整理的《赵一曼》上演了。想当年,“赵一曼手持双枪,红衣白马,驰骋在白山黑水之间,战斗在林海雪原。但我们没法在舞台上展现,我们区级剧团总共三十来人,不可能有几十个抗联战士、几十个日本鬼子在台上呈现。怎么办?扬长避短,扬沪剧唱功之长,抒亲人情感之

长。”于是,在原有的“最后行动向党做报告”的著名唱段基础上,突出赵一曼思念儿子、希望儿子长大后“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!”编剧和陈霆萍在新版剧本中,充分发挥了沪剧擅长抒情、擅长演唱的特色,把赵一曼战斗的场景、情节基本虚化,着眼于把几个展示赵一曼内心世界的场景集中表现,穿过“柳暗”,又见“花明”。作为新一代赵一曼的扮演者,陈霆萍不仅有大青衣的展现,还有持枪跃马的“武旦”形象,更有化装戏弄日本鬼子的“老旦”呈现在舞台上。

70多年过去了,从努力到长宁,从顾月珍到陈霆萍,是舞台创造精神的不断赓续,是“努力”开创新局面的不变初心。今天,黄爱忠、张燕雯、王斌、朱桢、魏敏菲、陈解西等优秀中青年演员,已形成阶梯,也在守正创新、传承前人的道路上不断前行。

努力,一起向未来!



## 七夕会